



2
电影文学剧本

钓鱼的人们

章明著

广东人民出版社

电影文学剧本

釣鯊的人們

章 明著

广东人民出版社

內 容 提 要

这个电影文学剧本，写的是一个渔业生产合作社的渔民，在党的领导和关怀下，为了实现机帆化，在多台风的淡季里，冲破保守思想的重重障碍，駕駛木帆船出海釣鯊，历尽艰险，征服海洋的故事。剧本比較真实地反映了我国渔民的斗争生活，并塑造了几个年青一代和年老一代的渔民形象，同时，还抒写和謳歌了年青一代勇敢进取的精神，以及他們純朴、真挚的爱情。

釣鯊的人們

章 明著

•

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(广州大南路43号)

广东省书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粵版字第1号

广东省新华書店发行

广东人民印刷厂印刷

•

統一书号：10111·438

書号：1693·787×1092 1/32·2 5/8 印張·49,000字

1959年4月第1版

1959年4月第1次印刷

印數：1—5,100 定价：(6)二角四分

辽闊的，碧藍的海洋，五月的太陽照得海水晶瑩透亮。天空是一抹湛藍，刮着很小的風。從遠處看，大海平靜得象一面鏡子一樣，從近處看，却仍然有不小的波浪。' 这里是离海岸不太远的浅海漁場，从这里看海岸，好象一条曲曲弯弯的帶子，有些地方是紫色的岩岸和深綠色的山巒，有些地方是白亮白亮的沙灘。

海鷹漁業生產合作社的船隊在这里釣捕鰻魚，十艘釣船都張着白色的帆，在海上往來游弋着，船與船之間都隔着很大的距離。

在一艘釣船上，社員們正在起釣。青年漁工鄭亞秋站在船舷收着釣繩，他的身旁站着两个助手。生產隊長、老舵工林十三坐在尾艙，悠閑地擺着舵柄，他身材不高，有些干瘦，雖然只有四十幾歲，但頭髮都已斑白了。在他的旁邊，身材魁梧，濃眉大眼，膚色有如古銅的青年舵工李端陽正坐在倉板上，緊張地注視着起釣的工作。

釣繩一段一段地被扯上來了。可是釣鉤都是空的，鉤上

的餌料一点也沒有动。最后，发现一个鈎上挂着一條泥鰍一樣的小鰻魚，鄺亞秋一賭氣就把它摘下來，擲入水中，林十三看見了，微笑着說：

“你這是來釣魚呢，還是來放生？”

鄺亞秋氣得眼鼓鼓地說：

“真氣人，下了三次釣，釣不上五條鰻魚！”

這時候，釣船漸漸地駛近了一座孤零零的筆陡的岩礁。這座岩礁，漁民喚作“針尖山”，是深海和淺海的分界標志。

“快到五月節了。”林十三說：“鰻魚群都游到深海里去了，要釣它，除非駛到針尖山那邊去。”他又俯身對李端陽說：“端陽，來，幫我掌一會兒舵。”李端陽站起來抓住舵柄，林十三卷起了一支煙，半躺在尾艙上抽起來。

釣繩已經全部收上來了，漁工們正忙着收拾釣具。這時候，李端陽凝神注視着針尖山，臉上挂着一絲調皮的，又象玩笑又象認真的笑容，一手抓住篷索，一手擺動舵柄，釣船徑直向針尖山的側旁駛去，眼看就要和針尖山拉齊了。漁工們臉上都露出惶惑的表情，交頭接耳地議論着舵工的航向。這時候，林十三也忽然察覺出來了，他跳起來，抓住舵柄，厲聲地問道：

“你要到哪里去？”

“過針尖山去！——你不是說，鰻魚都游到深海里去了嗎？我們追上去，再下一次釣！”

林十三瞪了他一眼，奪回舵柄和篷索，轉帆回舵，船頭

立刻掉轉過來了。釣船漸漸地駛離了針尖山。

“過針尖山去！好大的口氣！”

青年漁工們紛紛地發問：

“林伯，你怎麼那麼怕針尖山呀？”

“針尖山真就是過不得嗎？隊長。”

“過得！”林十三氣沖沖地回答：“大輪船過得，大兵艦過得！”

“小漁船就過不得嗎？”

“也過得！可是過去了，遇到大台風，有沒有命回來可就不知道了！——告訴你們吧，自從你們生下地來，在我們這條港里，就沒有人敢駛過針尖山！”

一陣沉默。林十三又抽起了煙，換了閑談的口氣，微笑着說：

“要是針尖山能過的話，那還用得着釣鰻魚？那邊大鯊魚有的是。”

“大鯊魚好釣嗎？林伯。”李端陽很感興趣地問。

“好釣，釣鯊魚這買賣，本錢小，利錢大，旺季又長，從四五月一直釣到八九月，現在正是釣鯊魚的好時候，下一次釣，就是幾十担，小的幾十斤、百把斤，大的幾百斤、幾千斤、上萬斤的都有！”

年青人聽得津津有味，為之神往，李端陽急切地喊道：

“那我們為什麼不搞呢？”林十三哈哈大笑起來：“為什麼不搞？咳，你們這些年青人，天不怕，地不怕，雷公下來打

一架！可你們知道釣鯊的漁場在哪里？远哪，远得連針尖山也看不見了，出一次海，就得三五天，你想想，四边是沒边沒沿的大海，突然来了台风……唉，苦哇！这是个博命的买卖呀！从前，我們这条港里，多少人为它送了命，多少人为它守了寡！你們要是不相信，等社长回来問問去！”

“社长？”鄭亞秋問。

“是呀，二十多年前，社长和我为了釣鯊魚，在海上漂流了五天五夜，一直漂到了新加坡！”

“新加坡？”鄭亞秋仍然不解地問，他旁边的李端阳低声告訴他。林十三轉身向李端阳：

“对，这回事，端阳應該知道，你娘跟你說过吧？”

李端阳皺着眉毛点点头：“說过多少遍了。”

林十三叹了一口气：“二十多年了，从那时起就沒有人敢去釣鯊魚，这一行算是絕了！”

一陣沉默。只听见海浪打在船头“砰碰”的响声，釣船漸漸地离針尖山远了。林十三一面摆着舵，一面沉郁地唱起一首漁歌：

針尖山屹立在海中間，

山那边宝藏万万千，

有人过山去取宝，

只見他去不見回还。

从此无人敢过山，

針尖山好象鬼門关！

有几个人也用重濁的嗓子跟他和唱起来。

釣船兜着半帆风，駛近了另一艘釣船，林十三站起来，手搭凉棚，向那艘船喊道：“阿公，你們怎么样？”

在那条船上，有一个老年漁民喊着回答：“下了三次釣，釣到六条沒有头的，九条沒有尾的！——你們呢？”

“都一样。”

“队长，我看謝海的季节到啦！”

“是呀，到啦。”林十三回轉身，朝本船的漁工們喊道：“扯滿风篷，回港去！”說着，他一扭舵柄，又拾起仓板上的海螺号，朝着釣船队嗚嗚地吹起来，那洪亮而蒼涼的声音，长久地震蕩在海上，立刻，十条釣船都扯滿了帆篷，調轉了船头，以林十三这艘船为首，漸漸地排成了返航的队形。

李端阳忍耐不住了，他跳起来一躁脚：“又空着船回去？”

林十三斜了他一眼：“不回去怎么办？謝海了，七月間再来吧！”

“往后一两个月我們干什么？”

“該干什么干什么。年年有个謝海的季节，从古到今都是这样的，你着什么急？魚群游到大洋里去了，你能把它召回来？难道你是海龙王的女婿？”

“什么海龙王，你见过……”李端阳低声咕哝着。

“他不是海龙王的女婿，队长，他是你的——”酈亞秋打趣地說。話沒說完，李端阳朝他肩膀上打了一拳，大伙儿都笑了。林十三为了保持尊严，忍住了笑，故意严厉地喊道：“快收拾釣具！”說着，又偷偷地用爱撫的眼光看了看悶悶不乐的李端阳。

在港湾里，最先进港的几条釣船都落了帆，靠在沙滩和碼頭旁边，社員們有的扛着桨，有的背着用网袋装好的釣繩，紛紛走下船来。在碼頭上，有二十多个妇女来迎接海上归来的人。李四婆（李端阳的母亲）穿着一身深蓝色鑲宽黑边的褂褲，头上梳着高髻，髻上插着許多銀簪，上面还頂着一頂小小的簪帽。她是靠近五十的人，髮边有不少的白发。年青俊俏的林海蓮（林十三的独养女）梳着一条长长的辮子，穿着花布褂子，天青色的褲子，襟前扣着鋼笔，手腕上还戴着两副銀鐲子。

李端阳从船上跨下碼頭，正好迎面碰着从碼頭上跑下来的海蓮，两人的目光对視了一瞬間，李端阳正要开口，海蓮却害羞地低下了头，一側身让过了他，跑到林十三跟前：

“阿爸！”

“海蓮，你怎么沒去上学？逃学啦？”

“什么逃学，今天是星期天！”

碼頭上的妇女們看见空空的魚仓和漁工們不高興的脸色，就問林十三：“林队长，漁汛又不好嗎？”

林十三答道：“謝海了，今年的謝海来得比去年早。”

“謝海了，謝海了！”婦女們都感叹地重复着。林十三笑着說：“謝海了，海上的人要回家了，你們要負責託他們吃好，休息好，把力气养足了，立了秋再出海去！”

婦女們都笑起来。李四婆笑着对李端阳說：“今年謝海你老老实实在家里呆着，那里都不託你去！”

“好，好，你把我鎖在船上吧！”李端阳笑着回答道。

“四婆，你可得好好地管管他。”林十三轉身对李四婆說：“今天要不是我，他就把釣船駛过針尖山去了！”

人群里发出一陣惊訝的声音：“他要过針尖山去？”
“这孩子真是胆大呀！”

正在这时候，从北边的港汊里搖过来一条小船，船上只有一个穿着黑色褂褲的中年汉子，他把小船靠在沙滩上，拾起仓里的背包，跳下船来。这个人就是合作社社长、党支部書記苏榕，中等身材，粗壮結实，黧黑透紅的脸膛，两眼沉着有神，額头有很深的皺紋。他看见人們在碼头上聚談，便提着背包走近去。这时林十三正拉着李端阳的胳膊对李四婆說：

“他呀，釣不到鰻魚，生气了，要駛过針尖山去釣大鯊魚呢！”他說着笑了起来，大伙也笑了。苏社长在后面听了这句话，眼睛里閃出了一种有所悟的神情，他没有笑。

“林伯，別当真，他是开玩笑的，釣鯊魚，他敢？看我不揍他！”李四婆說着，向李端阳作了一个威胁的手势。李端阳尷尬地笑了，李四婆拖住他就要走，林海蓮偷偷深情地

看了李端阳一眼，也准备跟着父亲走开。这时候，人们发现了苏社长，一阵惊喜的喊声：

“社长回来了！”

人们立刻把他包围起来，李端阳抢下他的背包，林十三赶上一步问道：“社长，区里的会开完了？”李端阳拉住社长的手：“有什么好消息，快给我们说说！”

“好消息多得很，等会告诉你。”苏社长说着，又转身对林十三问道：“老林，怎么，谢海了吗？”

“是呀，今年谢海来得特别早。社长，怎么区里这个会一开开了五天？”

“五天不算长，这次讨论了一件大事！”

“什么大事？”

“党提出了口号，渔业合作社要逐步实现机帆化！”

“机帆化？”

“对。陈书记说了，我们渔民世代代驾帆船走浅海的时代快要过去了，现在要跟机器打交道了，要把我们所有的帆船都装上机器，几倍几倍地提高生产！”

人们都为这个宏伟的计划所吸引，互相兴奋地谈论着。林十三走上一步，不安地说：“社长，你带回来的是一个好消息，可也是个难题，现在正赶上谢海，淡季又长，我们社里哪有钱买机器？”

他的话也引起了许多人的同感：“是呀，一部机器得多少钱！”“正赶的不是时候！”

“淡季的問題会上也討論到了，”苏社长充滿信心地說：“這問題能解決！只要我們千方百計地找門道，開展多種作業，淡季也能變成旺季。……”

“社長！社長！”一個戴着黑邊眼鏡的老年人（合作社的會計）擠進來了，他手里拿着一張賬單，“社長，你回來得正好，那筆買魚網的錢，縣聯社又打電話來催了，一定要找你說話。”

“好，我就去。”苏社长答應着，又笑着对大家說：“你看，淡季來了，要賬的又上門了！困難是不少。同志們，大家要多想辦法，現在是謝海了，農家有新春，漁家有謝海，到時候就得吃點，喝點，痛痛快快地玩一玩，這是老輩子留下來的規矩，可是今年的謝海應該和往年不一樣。——好吧，我們晚上再談。”他說着，從李端陽手里拿回背包，跟隨着老會計向小街那邊走去。人們一邊議論着，一邊走散了，有的上街去，有的下到舢板里。

林海蓮興奮地拉住父親說：“阿爸，要是我們社里實現了機帆化，我一定要學會開機器！”

“機帆化，開機器，那麼容易？”林十三搖著頭咕噥著。父女二人跨上了舢板，向那停泊在港心的一排排的后船（即住家船）划去。

“端陽哥，你是回家還是到文化站去？”鄭亞秋問李端陽。后者正凝神注視著碧粼粼的海水，陷入沉思。鄭亞秋拉了他一把：“你怎么啦？哦（指著海蓮的背影），我知道，

灵魂儿跟她跑了！”

“胡扯，我根本没有看她！”

“那你木痴痴地想什么？”

“亚秋，”李端阳兴奋地说：“社长方才说，今年的谢海和往年不同，我们怎么办呢？还是玩呀、唱呀，捞虾、照螃蟹吗？”

“我们……”酆亚秋搔搔头，回答不出来。

李四婆已经解开了舢板的缆绳，看见儿子没下来，就返回来：“快回去吧，谢海就是谢海，有什么不同？亚秋，到我家去，我给你们做点好吃的！”

画外歌声：

荔枝红，海水白，
南风悠悠送潮来，
鱼群游去不回头，
渔家晒网谢大海。
谢大海，谢大海，
谢你春汛带来丰收，
愿你夏汛更加慷慨，
帆儿落下来，
橹儿停下来，
风浪里的人儿，
回到岸上来。……

在歌声中，我們看到港湾里泊着大大小小的漁船，随着潮浪懶洋洋地搖晃着。沙滩上晒着魚网和釣繩，魚网挂在木樁上，不耐煩地迎风摆动。一群孩子在沙滩上玩着貝壳，放着风筝，只有海鷗很忙碌地在港湾里低飞盘旋。在离碼頭不远的地方，面临着海堤，有一座样式古老的小庙“天后宮”，在庙前的一棵白兰花树下的石凳上，有两个老年漁民对面坐着下象棋。

从天后宮往里走，是一条狹窄的熱鬧的小街，很多漁民在街上溜达着。街的两旁摆着各式各样的小食攤子，卖鋼笔的攤子，看西洋鏡的攤子，……每一个攤子都围着許多人。在临海的茶樓上，坐滿了身穿黑香云紗褂褲的漁民，他們在抽烟，喝酒，高談闊論。

走出了小街，有一个广场，广场那边是一幢很大的砖房，門口挂着“漁民文化站”的牌子，文化站的对面有一棵枝叶繁茂的大榕树。这些地方是年青人活动的地方，广场上有人在打籃球，文化站里有人在看报纸和弹奏乐器，榕树下，一群漁家姑娘在織网……。

在林十三的后船上，一家三口正在吃飯，仓板上摆着丰盛的菜肴和一瓶烧酒。林十三一边喝酒，一边吃着一块咸魚，他皺起眉头問妻子：

“这个咸魚怎么臭烘烘的？”

“你不爱吃咸魚？那好，你給我打新鮮的来呀！”林妻

笑着回答，林十三也笑了，滿意地喝干了最后一口酒，端起飯碗来：

“咳！这么好的米，貴嗎？”

“不貴。你問这些干什么，吃你的吧！”

“干什么，现在謝海了，一两个月沒魚打呢！”

“半年沒魚打也不用怕！”林妻从身旁摆着的一个小木盒里拿出一本存折来：“有这个哪！”

林十三得意地笑起来：

“从前謝海就挨餓，如今謝海有这个！——不过，你还是要节省点，这些錢要……”

說到这里他停住了，望着妻子，笑着朝女儿海蓮努了努嘴。林妻会意地说：

“你是說要給海蓮办嫁妝？”

正在吃飯的海蓮害羞地扭过脸：“阿娘！”

“鬼女崽，老是不让人說，你就一輩子不出嫁啦？我問你，你和李端阳的事究竟怎么样了？”

海蓮紅着脸，低头不說話。林十三又向林妻努了努嘴，示意叫她再問，林妻接着說：

“海蓮，你說呀！你們不着急，老人們还替你們着急哪！李四婆跟我提过好几次，我跟她說了，只要你們两个年青人談好了，我和你爸沒意見。端阳这孩子，从小就跟着你爸，有一半是在我們家长大的，是个好孩子……海蓮，你怎么不說話呀？”

海蓮仍然低著頭不回答。林十三忍不住了，只好親自出馬。他誤會了女兒的意思，有些生氣地說：

“哦，你是嫌人家配不上你？哼！人家又能文，又能武，掌舵是一把好手，雖然火性大點，又有什麼？年青人嘛。你呀，我看你是念了幾天書，眼角高了，看不上打魚的人了！”

“阿爸，你別瞎猜！”海蓮半羞半嗔地說：“誰看不上打魚的人？人家是要上學嘛！”

“是要上學？那還差不多，可你這不馬上就畢業了嗎？”

“畢了業，我還要上技術學校，將來我開漁輪，出海去打魚！”

“好吧，好吧，上學，上學！上个二三十年，變成了老太婆——”林十三故意裝著生氣地說。

“那看誰還要你。”林妻把話接過去說完，一家人都笑了。

林十三吃完了飯，對妻子說：“給我一點錢，我上茶樓去。”

“阿爸，你又上茶樓！社里要搞機帆化，你想了什麼辦法？”

“辦法？我想過了。”

“什麼辦法？”

“那麼容易就想出來啦？”林十三反問一句，接過妻子遞來的錢，就下到舢板里，解開了纜繩。

約摸下午四點鐘，李端陽沒精打采地上岸來溜達。他穿

着一条稍旧的黑香云纱长裤，上身是一件白汗衫，汗衫上印着“生产模范，海鹰合作社奖”几个红字，肩头上还搭着一件条纹府绸衬衣。他信步走过沙滩，穿过一片新近填平的大场子，从一块写着“渔民新村地基”的木牌旁边经过，来到了文化站旁边的运动场。

新建的篮球场上，有几个青年渔民和海军战士在抢篮球。李端阳把衬衣搭在地上，也跑上去参加。看他抢球、运球的那股猛劲儿，好象浑身是力，恨不得一下子都使出来。

他投了两个球，忽然又觉得乏味，退了出来，拾起衬衫，信步走到小街上。他起先在一个打汽枪的摊子旁边逗留了一会儿，打了几枪，又退出来。看见不远处有许多人围住一个看“西洋画片”的小摊子，便挤了进去，拿起一个镶着两块凸透镜的纸匣子就看。摆摊子的老头过来解说：

“这是南洋风景画片，有八个国家的风景。”

李端阳一面看一面问：

“这有几条大象的是什么地方？”

“这是印度的孟买。”

“一座古庙……”

“这是印度尼西亚的三宝瓏。”

“海边的一座城市……”

“这是新加坡。”

“啊！无边无际的大海……”

“这是南太平洋的深海渔场。”